

華北文藝叢書之三

劇本集

半夜

陳綿

華北作家協會發行

三之書叢藝文北華

——集 本 劇——

夜 半

綿 陳



版 出 會 隨 家 / 作 將 北 華

中華民國卅三年三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卅三年三月廿日出版

版權
所有

華北文藝叢書第三冊

半夜

著者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華北作家協會

陳綿

發行者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華北作家協會

柳龍光

印刷者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武德報社

總經售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華北文化書局

定價 五元
郵費 在內
外埠 另加

「半夜」劇本集小序

華北作家協會把我新作的「半夜」同舊編的「天羅地網」合印在一起，當一種劇本集，就要出版了。柳龍光兄教我一篇小序說一說內容。

「半夜」算不上是一個創作，但是老着臉皮說是創作也就算了，只有些對不過原著者罷了。

近年很有些個創作，尤其是劇本，實際都是改編得來的，可是作者往往對於原著一字不提，這似乎有失厚道。其實創作並不是絕對不能有藍本。古今中外有許多傑作是借他著再造出來的，只要有特殊作風，新穎格體，仍不失為創作。故事情節是任人採用的，只看作者如何地運用了。

「半夜」是我在巴黎的時候看過的一齣好戲，印象極深，久想把它翻譯，苦不得原本。現在獻給讀者的是就記憶所得，模寫而成的。原劇本是四幕，今做五幕。

半夜的原著者是匈牙利人拉若司，吉拉希 *Lajos Viski* 原名是 *Trinaclet* 「火鳥」。我當年看的演出，是由法國青年劇作家 *Danys Aude* 阿米爾改編的，劇名叫「那一天的晚上」。據當時的評論說與原著不大相同，原著裡面發揮新女子處世之道議論很多，是新女子對舊社會反抗的呼聲，而法國改編的劇本只採用了那裡面緊張的情節，所寫的亦只是人類固有的感情，沒有什麼太大的時代意義。我的「半夜」當然受有很多法國改編本的影響，不過我勉力着想把中國現社會的種種變象揉了些進去。

「半夜」的故事是說一個電影明星被人暗殺。他住在一位退休政客在上海出租的西式大樓的一所住宅裡。事發後政客聽經管房產人說有一天夜裏會見一個女子由政客的家裏走出，跑到樓上明星的家裏去。這個女子到底是誰？是否與明星之死有關係？便是這齣戲的關鍵，為避免減輕了讀者的興趣，想我

先不說明。

偵探意味的作品，無論小說或劇本，向被論者輕視，認為是低趣的文學，那是因為此種作品量數極多而精美者甚少的原故。近年歐美文壇上，有很好的偵探作品，執筆也都是有聲望的作家，才把偵探小說，偵探劇本在文學上的地位提高並確定。我這次寫「半夜」的意思也是想多介紹一些偵探劇的格調，供大家一個參考。

偵探劇本是比較容易吸引觀衆的，在中國新劇觀衆尚不發展的今日，多有一個並不低趣的偵探劇本，也算一件應當提倡的事。

「半夜」對人靜心情的描畫與分析是最注意的，我以為一個劇本價值的高低也就在這裡。一個完全注力於故事的穿插與情節的變幻，那麼這個作品無論如何的精妙也總是「低級的作品」。如果能借一個即便平凡的故事，把人情世故寫得親切實在，作一個時代，一個環境的反映，那便不失為一個好作品了。至於寫作的技巧那還是不太相干的事，法國小說聖手巴爾札克的作品多是笨拙的寫作，但他心誠意誠筆誠，所以他的作品得以不朽。

「天羅地網」是個改編的劇本，原名「緩期還債」Payment Deferred 是法國女作家埃佛，米羅山傳來司特的小說同戴耳的劇本改成的。在巴黎演出的時候取名 Karina「咖爾噠」。這是個梵文字，意思是報應循環。我曾在七年前把它翻譯了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但在中國旅行劇團首次演出的時候我又把它改編成中國的故事，昨天在上海某劇團演出，也是用的我為中國旅行劇團改編的本子，可方改編本始終未曾出版，雖在翻譯本的後面我曾注明幾個重要改編的段落。

「天羅地網」的故事是說一個在國外銀行做事的小行員，染了許多外洋奢華的習慣，因為債臺高築

，被投機發財的迷夢所迫，遂殺害了一個剛從外國獨身回來的說外甥。他把他埋在花園裡，霸佔了他身邊帶的巨款而暴富起來，但是因為暴富而結交了一個浪漫女子，因為結交了浪漫女子而致使他的妻子氣憤自殺，法庭判了他死罪，說他是謀害。自己真正犯的罪惡雖然沒有敗露，但是也究竟受了死刑的處分。雖然緩了期，這個債他到底還了。

「半夜」同「羅地網」都是屬於大眾的劇本，不是什麼高超珍貴的所謂文學精品。但希望它們還能有一些激動社會的動力，因為在現今的時代我們不可以只為文藝而文藝的了。

陳 綿 三十三年三月四日

半夜目次

「半夜」劇本集小序

天羅地網

序幕

(空房一間)

(一)

第一幕

(馬金川宅)

(五)

第二幕

(全第一幕)

(五〇)

第三幕

(全第一幕)

(八三)

尾聲

(與序幕同)

(一一二)

半夜

第一幕

(某高等住宅大門的門口)

(一一七)

第二幕

(同第一幕)

(一三〇)

第三幕

(檢察署刑事科長室)

(一四一)

第四幕

(羅化奇住宅客廳)

(一六七)

第五幕

(同第四幕)

(一八四)

天羅地網

登場人物

馬金川

外國銀行辦事員

梅傑晉

馬之外甥

醫生

阿南

馬之妻

娜如

馬之女

海二爺

馬之鄰居，房產經理人

租房者

小說家

搬運夫甲

搬運夫乙

格蘭太太

浪漫的婦人

地圖

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所住宅。

地圖

在戰事以前。

地圖

前後兩年。

天羅地網

序 幕

空房一間，屋右有壁爐，屋左有窗，窗外有園，左角有門通大街，正面有門，通廚房與臥室，門裏有樓梯，牆上花紙顏色已舊。

幕閉。

（海二爺由左門進。）

（租房者隨上。）

海二爺 這裏就是犯罪的地點，當時在場旁觀的現在只剩下這四堵牆了。假使你要知道這件案子的詳情，也只好問它們了。

租房者 真格地，這屋子的牆上，有點使人可怕，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一個出過凶事的房子，以前所見的不過是報紙上的照相，味道可大不同了。

海二爺 當然囉，總算您有運氣找着了，要不然哪，誰能够帶您到這裡來。

租房者 我很想租這所房子，因為它對於我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

海二爺 你要租就趕快租，現在的租價並不大。我看你要趕快把定錢交了吧！上禮拜因為上訴被拒絕，房價已經加了一次，假使向國府主席進行特赦的事也被拒絕了的話，那麼這兒的房價更要高了，你想這兩日來，馬金川的名字是轟動了全天津了，甚至於可以說轟動了全中國了。許多心理學家，偵探家，小說家都搶着要租這所房子，可是他們不得其門而入，您算是運氣好，碰見了我。

（走向壁爐。）

嘿囉，這是個什麼？

（從壁爐旁邊取出一把雨傘。）

喝！我的運氣來啦！

租房者

怎麼？

海二爺

怎麼？這是馬金川的雨傘，你知道嗎？我從前曾經看見他用過的，這個玩意兒很可以賣錢啦！

租房者

怎麼？這麼一把破傘還可以賣錢麼？

海二爺

不止賣錢簡直可以賣大錢，現在有許多人都想得馬金川一點東西作紀念，這把雨傘我要賣不了

幾十塊錢纔怪呢。

租房者

你乾脆說，你從前認識他嗎？

海二爺

何止認識，簡直熟極了。我們是多年的鄰居，開審的時候我還爲這個案子作過証人呢？

租房者

不錯，我好像在報紙上見過你的名字。

海二爺

我要是留心研究這個案子，你就決不會不知道我這個人，因爲我是這個案子最主要的証人，所

有証人中，只有我是真正的認識馬金川的全家的。

租房者

那好極了；我很想知道這個案子的一切詳細情形。

海二爺

那容易得很哪，假使你租這房子的話，我們不是鄰居了嗎？你瞧，

（手指窗外。）

那就是我的家。

租房者 很好，因為無論什麼案子總有點事情是普通社會所不知道的。

海二爺 您這話一點也不錯。

租房者 這案中有一件極重要的木器，就是攔照和藥水的小櫃子，以前擺在什麼地方，你知道麼？

海二爺 （指正面門外樓梯底下。）

就擺在這個地方，你看不是還有那個櫃子的印兒那嗎？

租房者 那麼，那洗照片用的毒藥水就擺在這櫃子裏嗎？

海二爺 對啦！

租房者 他們每天大部份的生活都坐在這間屋子過嗎？

一點也不錯，他們吃飯看報，孩子作功課，太太作活計，都是在這屋子裏，馬金川總喜歡坐在這裡。

（指窗。）

我在我家裏總看見他的頭在窗戶裡面。

租房者 （走到窗前。）

現在我還可以揣想犯罪者的心理了。他坐在這裡，時時被謀殺的念頭威迫着，他一定奮鬥過，可是最末他還是降服了。

（走向樓梯下。）

這個櫃裏的毒藥好像在命令他殺人，他就好像瘋了一樣。拿起毒藥，打開瓶子，倒在盃裡給他夫人喝了。他就這樣的殺了人。

海二爺
租房者
海二爺

我想，不見得這麼簡單吧，

堵要是能說話，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一切的真像了。我將來總會問它們。

你問它們不如問我，因為我曾經看見他們夫妻多少次的爭吵，近年來雖然安靜多了，可是馬金川對於他太太厭棄的心早就種上根了，你聽我說：兩年前，他們還在過苦日子時候，賤主子天天在他們門前逼命，而這位太太又真不會理家，在這種環境之下怎麼會不把一個人急瘋了呢。好在馬金川以後發了財，不過他一發財可就不老實了，他們大家總問馬金川殺他的夫人幹嗎？……幹嗎？……

（幕閉）

第一幕

第一段：（佈景同前，加上後面寫的木器。）

時間：兩年以前，冬初之一晚。

（外面雨下得很大，在閃電中，有時自窗戶可望見園中被風雨震搖之草木；壁爐內有火，爐臺上有坐鐘，花瓶，左邊有食廚，牆上掛着一幅畫，一份對聯，幾幅放大的照像，室中有一桌，幾把小椅子，窗台置花兩盆，窗前小書架上有一水罐，同活計籃子一個。正面左邊食廚上有一瓶酒，在開正面門時可以看見，樓梯下有一小櫃，一把扶手椅，放在窗前書架旁邊。）

（幕開時馬金川坐在桌之正面，嘴裡不耐煩的咬着鉛筆，眼睛怔怔的看着他纔作完的一個很長的賬單。因為不放心又打算盤算過一遍。他是一個四十五歲的外國銀行僱員，臉上顯着失望，失眠的狀態，他的呢製衣服已將磨破，但還刷理得很清潔，他夫人阿南比他年輕十歲的樣子。穿著極儉樸，是一個慈祥溫和的婦人，坐在她丈夫的右邊，作着活計，他們的女兒娜如，一個十六歲的美好的孩子，坐在馬金川左邊，正在寫功課，因為對於功課的注意，沒有注意到她父母的焦急，她不斷地用腿踢桌腿。）

馬金川（憤怒地）。

娜如，你到底有完沒完哪？我這已經够煩的啦，你還想踢炸了我的腦子嗎？對不起，爸爸，我沒留神。

（一度沈靜之後，馬金川用手指梳自己的髮，阿南很憂愁地望着他。）

馬金川 哼！你沒留神？這年月真是反啦！不年不節地就這樣往家裡送賬單子。還是逼着你非還不可？

阿南 這回的賬目又不少吧！金川？

馬金川 這裏的賬單還不全，你猜猜看，已經是多少錢了？二百八十多塊。

阿南 二百八十多塊？——不能吧？

馬金川 不信，你自己算算看。

（他將算草交給她）

八十五塊九毛六，還有一大半賬單沒有送來哪！

阿南 哎呀，這可怎麼辦哪？

馬金川 你說怎麼辦？

（一個沈重的靜默）

阿南 我們總得想個法子。

馬金川 自然得想法子囉，可是想什麼法子呢？我已經想了好幾天了，腦子都要裂了，你要早知道打算

一點，我們也不至於弄到這個樣子，你知道光是牛奶一項，就是三十塊，我們怎麼能吃得三十塊錢的牛奶！

阿南 從前給現錢的時候，倒花得少，現在給不起現錢了，賒起賬來，總是不知不覺的花出了頭。

馬金川 我們總應該照着我們的收入花費纔對，照現在情形簡直我們就要破產了。你太不會打算了。

阿南 你這話說得可不對，有些個賬並不是完全我一個入欠的，裏邊有許多並不是我們日常所用的東西，你想和看都是誰欠的債？

馬金川 我真不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東西。

阿南 什麼東西？你想一想，自從你在外國銀行做事，別的沒有學會可學會了許多不好的洋習氣，豆

腐漿不喝，偏要喝外國舖子的牛奶，再說你那些個照相用的藥水，器具，用得着那許多嗎？

馬金川 這還是減薪以前的事情哪。

阿南 不管以前以後，反正這筆賬是不少，再加上最近你在藥房裡所賒的那些照相用的藥水，叫作什

麼？

馬金川 什麼？這總不是我欠的債吧？

娜如 什麼？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馬金川 爸爸，我知道媽媽說的就是那櫃子裡，上面還有一個紅紙條寫着毒藥的那一個瓶子。

阿南 啊！不錯，我想起來了，毒藥對了，也許這一半天我們有用得着的地方。

（娜如用兩眼驚異地望著她的父親。）

阿南 金川，你這是怎麼說話？

馬金川 我說的是我所要說的話，用幾滴就可以使我們一家大小走到快樂的世界去了，……我好像在那

本書上看見過這麼一段。

阿南 你怎麼說這種瘋話？你難道不怕嚇着孩子嗎？

馬金川 天有不測風雲，將來還不定怎麼樣哪！你想我們的錢到底怎麼辦？至少有十天我晚上睡不着覺

啦！（用兩手抱着他的頭）

阿南 （極溫存地）。

好啦，金川，你別着急吧！

（阿南看見娜如害怕的樣子，便用眼光安慰她的女兒，使她放心寫她的功課，她自己走到書架邊，將上面放著的活計籃子取來。）

馬金川

你大概把我的白崗地忘了吧？

阿南

我倒沒忘，不過……

馬金川

不過什麼？

阿南

不要說了吧！說了你又要生氣。

馬金川

不要緊，你說吧！

阿南

萬掌櫃說：他們的酒不是白喝的，你要再不還錢，不單酒不賒，而且連日用的油鹽都不賒啦！

馬金川

（大怒）

這是老萬說的嗎？好，我將來非同他算賬不可！一個人不幸到這個地步了，還要忍受一個雜貨店奸商的侮辱，好，你別忙，早晚有一天收拾你！回頭我們的街坊海蒙海二爺來了，你可要留神，不要讓他看見我們的酒瓶。

阿南

那自然啦！

馬金川

酒瓶裡也只有兩盃酒了。我還要借牠的力量睡一宵好覺，也好忘一忘我們的憂愁。

阿南

是啦！

馬金川

你沒告訴老萬說我們月底一準還賬嗎？

阿南

他就不肯聽我說話嗎，他看見我來了，就同我嚷了一頓，他說他等得夠了，他說他……

馬金川

他說他怎麼樣？

阿南 他說他要上法院去告我們，讓法院派人來拍賣我們的傢俱，他還說要上銀行裡去見你們的行长呢！

馬金川 好，這回可算完了，那我就非被開除不可！那咱們就竟等着死吧！

阿南 也許萬掌櫃的說這個話是吓嚇我們。

馬金川 不能，不能！他這個人說得到就作得到。這個人真是可惡極了，其實他的賬並不算很多，比他多好幾倍的賬主子有好幾位呢，他們該麼樣了。要都照他這樣，他們還不拿修腳刀把我刮了？

阿南 那麼，咱們就先還他一點使他平平氣好不好？

馬金川 （在屋中走來走去。）

哼！還他一點？我們不到月底是一點進款也沒有，而今天纔是十三號，再說這半個月的日子，還要過呢。……真得說是他媽的倒霉！剛巧這幾天我有一個發財的機會，又偏偏趕上我們這困難，真是天生造定要叫我們窮死的。

阿南 怎麼一回事？

馬金川 有許多股票券過幾天就要飛漲，實在是個萬無一失的機會，今天早上，我們那個管買賣股票的同事，把這個秘密告訴我啦，不過我沒錢也是枉然，真他媽的倒霉，這簡直是要把我急瘋啦麼？（一時間的沈靜。）

阿南 你不能向你的同事先借一點嗎？

馬金川 借！我早就借遍了！